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編者絮語：基督教、異教與現代性 [Editorial Foreword: Christianity, Paganism, and Modernit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U, Xiaofeng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20 12:03:1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311

编者絮语：基督教、异教与现代性

Editorial Foreword: Christianity, Paganism, and
Modernity

刘小枫

Liu Xiaofeng

本辑专题锁定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这个栏目，前四篇呈现的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最后一篇把我们引向思考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关系——因此，我们将本辑专题的主题定为“基督教、异教与现代性”。

理解现代性是汉语学界迄今未完成的一大思想史课题——现代性是西方现代文化催生出来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诉求的简称，要透彻把握现代性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理解西方文化思想的嬗变。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西方文化称为基督教文化，或者把西方文明称为基督教文明——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划等号的简单做法是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显然不能称为基督教文明，罗马帝国几百年间，基督教尚处于初生阶段，把罗马帝国文化称为基督教文化，同样成问题。那个时候，古希腊教化的遗产仍然富有生命力。蛮族洗劫古罗马文明后逐渐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但这时西方还有伊斯兰

教文明和犹太教文明，我们仍然没法用基督教文明来概括当时的西方文明。严格来讲，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勃兴与西方现代君主国的兴起有关，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文明当指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然而，基督教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同样是非常复杂难辨的思想史难题——马基雅维利究竟是个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就是这个难题的表征之一。施特劳斯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申彤译，江苏译林版 2004）一书第四章一开始，首先审查的就是这一难题。如果我们肯花费精力细致阅读施特劳斯审理这一难题的第四章第二自然段，当能体会到基督教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的复杂性恰恰就在于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

按流俗的思想史家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是个“异教徒”——施特劳斯在这里下注援引了德国启蒙哲人费希特的著名说法：马基雅维利是个伪装的基督徒。施特劳斯不惜笔墨引用了费希特的三句话，前后两句是直接引语，第一句中有“公开立誓的异教徒”（a professed pagan），后一句则说马基雅维利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两相对照，费希特无异于揭开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面目——中间一句为间接引语，说无需为马基雅维利辩护，非说他是个基督徒不可。为什么施特劳斯引用费希特的方式是这样的呢？直接引语就好像是一种公开的宣称，中间夹着一段转述，如果直接对比两句直接引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对比：“公开立誓”与伪装——既然马基雅维利会伪装成一个基督徒，他难道不可能也伪装成一个异教徒，何况“公开立誓的”（professed）这个语词也有“伪称的”含义。

施特劳斯说，许多作家都把马基雅维利“叫做异教徒”，关于费希特的注释就下在这里。从形式上看，前一自然段的后半部分与这里连接得很紧，这个的这个注释与前一个注释在表面上大致一

样，但有一点不同：前一个注释顺次是歌德－费希特－歌德，这里是歌德－费希特——但读到这句，我们很难不联想到歌德也被叫做异教徒。何况，启蒙时代的确凸显了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到尼采那里，基督教与异教绷在一起的那根弦终于断裂了。结合这里下的注释，可以推想，施特劳斯在这里点题：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将是审理马基雅维利关于基督教的教诲时的重点。

什么是“异教徒”？“大多数作家”认为，或者说流俗的定义是：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灵魂——他们责备马基雅维利忘了或否弃了效法基督，忘了去“思考”不属于狭义的政治的任何东西，狂热反叛基督教道德，不去“冷静思索”（dispassionate thought）基督教道德的神学前提；因此，马基雅维利被“想象成”一个美迪奇式的人物。施特劳斯的这段陈述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1、离弃基督转而崇拜世俗政治权力，用“异教罗马的世界性荣耀”取代基督，这无异于渎神，因为“荣耀”这个语词通常用在基督身上；2、先说马基雅维利“忘了或离弃”，然后换成忘了去“思考”，再强调不去“冷静思索”，从而突出了马基雅维利的哲人特征；3、与一个现代君王比较。

接下来，施特劳斯对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异教徒的这一流俗观点一分为二，既断然否定又断然肯定。先看断然否定：“异教是一种虔敬”，但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找不到丝毫“虔敬”（页268，行3）。piety 这个语词难免让我们想起苏格拉底的“虔敬”问题，这不仅因为“虔敬”问题在柏拉图作品中是个重大问题，而且因为施特劳斯的表述很值得品味：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从敬拜基督改宗为敬拜阿波罗”（页268，行5，比较尼采从一个牧师之子变成狄俄尼索斯信徒；在后面306页的注释中，施特劳斯比较了尼采与马基雅维利

攻击基督教时的差异), 苏格拉底不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阿波罗的敬拜者吗? 阿尔喀比亚德说, 苏格拉底站在野地里痴想, 太阳出来就向它祷告。

施特劳斯陈述“大多数作家”的看法时, 归纳了三个要点, 这里说马基雅维利不虔敬至多反驳的是流俗看法的第一个要点(渎神), 没有涉及流俗观点的后两个要点——接下来是断然肯定, 施特劳斯用了“另一方面……”这一说辞来与前面的反驳构成并列关系。肯定针对的是流俗观点的第三个要点, 但修辞更为曲折: 首先跑出来一个“此世的聪明人”这个说法, 显然是代替流俗说法中的美迪奇, 施特劳斯不反对把马基雅维利划归为“此世的聪明人”。理由是萨沃纳罗拉修士在讲道时痛斥“此世的聪明人”——这就等于说, 萨沃纳罗拉修士痛斥马基雅维利之流。这件事情是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的, 但施特劳斯却绕道转述萨沃纳罗拉的说法……而非直接用马基雅维利的说法。

如果细看的话, 这段“按照萨沃纳罗拉”(according to Savonarola), 而非“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可以分为三层, 从而与前面对流俗看法的三个要点对起来: 第一层说法与上面关于美迪奇的说法一样, 这种说法显然可以看作是在“渎神”。第二层说法, 施特劳斯马上用了“但是”来补充这些“此世的聪明人”的观点:

“此世的聪明人”不仅说治理国家不能靠基督教主祷文, 还表示仅仅“相信”“理性的论说所证明的东西”(页 268, 中间); 因此, 他们把《圣经》中的预言说成“女人之事”。这个补充不仅使得我们明白, 施特劳斯把流俗说法的美迪奇换成“此世的聪明人”是有道理的, 美迪奇虽然主张治理国家不能靠基督教主祷文, 不等于他是个“此世的聪明人”; 换言之, 这里的要害在于, 点出“此世的聪明人”是帮哲人, 这样一来就反驳了流俗观点中的第二个要点,

也就是说，“此世的聪明人”并没有忘了“思考”和“冷静思索”。第三层说法是，萨沃纳罗拉曾经听见“此世的聪明人”“彼此争论时”的情形，施特劳斯转述时的修辞是，这帮人“蔑视超自然的东西”，说“此世是恒在的”（页 268，倒 8 行）。这样的转述有如在描述一场秘密内部会议的场景：从转述的这些话来看，外人听见了不学会“读神”才怪——施特劳斯在这里下注，终止了转述。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注释：我们看到，施特劳斯同时引征马基雅维利和萨沃纳罗拉的原著。换言之，两者都有这样的说法，这无异于把正文中的这段转述看成两人共同的说法，不加区分。不仅如此，施特劳斯没有引征《论李维》中戏仿经院论争的那章（卷二 12 章），而是引征卷三 30 章，在那里马基雅维利明文提到萨沃纳罗拉（《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版 2006，页 400，倒 7 行）。前面的流俗观点的第三个要点是与一个现代君王比较，这里怎么对应得起来呢？——美迪奇这个现实中的王者主张不能靠主祷文来治理此世，很有可能是这帮“此世的聪明人”开会后教出来的。

下注完之后的说法应该是施特劳斯自己的话了，这里碰巧也有三个要点：这些“此世的聪明人”（1）超越了“政治聪明的种种限度”（页 268，倒 5 行），或者说离弃基督转而崇拜世俗政治权力；（2）“拒绝了异教徒的种种神话”（中译本的“荒诞”两字原文没有）；（3）拒绝了“启示和启示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教诲”。施特劳斯在这段的最后明确说，“此世的聪明人”就是 *falasifa* [哲人] 或阿威罗伊分子——既然马基雅维利被归为“此世的聪明人”，那么，他就是 *falasifa* 或阿威罗伊分子。但为什么是“*falasifa* 或阿威罗伊分子”，两者可以划等号吗？*falasifa* 是伊斯兰教宗法国家中对哲人的特别称呼，但 *falasifa* 显然不等于阿威罗伊分子。

我们不能忘记，这里的话题是：马基雅维利是否异教徒。说他

是异教徒的观点包含三个要点,施特劳斯的直接回答是对其中的第一和第三个要点的断然否定和肯定,无异于既否定又肯定了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的观点,这就显得与最后一句相呼应:他们是“falsifica或阿威罗伊分子”。说到底,二分的断然否定和肯定区分出什么?古典哲人既是哲人同时又显得是异教徒(敬拜阿波罗),现代哲人不是异教徒,因为他们“拒绝了异教的种种神话”,进而拒绝“启示和启示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教诲”。

这里质疑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的流俗观点的重点何在也就清楚了:马基雅维利不是异教徒意味着,他反对基督教并非如尼采那样置身于异教的立场;但否认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不等于否认他是个哲人!“此世的聪明人”(或者说哲人)其实有两类:1、异教徒(凭靠异教神话),所谓“异教”,在西方学术的语境中,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政教观(这类哲人与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中的哲人其实是一类);2、“阿威罗伊分子”这类哲人不是异教徒,他们不仅反对启示宗教的教诲,也反对异教神话(这个问题前面反复出现,注意第三章,页247,行4),从而跨越了“政治聪明的种种限度”——马基雅维利就属于这类哲人。为什么这里要模糊“此世的聪明人”的身份(“他们是 falsifica 或阿威罗伊分子”)?目的在于让我们更清楚这类人中有两种不同的人。我们看到,断然否定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提出的理由却无异于肯定了流俗说法(渎神),但否认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无异于说,异教徒不渎神,而是有苏格拉底式的虔敬,这一反驳无异于把苏格拉底的虔敬看作真正的哲人的标志——奇妙的是,通过“虔敬”,施特劳斯把异教与基督教摆在了一起,两者毕竟都是宗教(这个语词的原义就是“虔敬之事”)。我们不妨注意这段论述中隐含的数字:流俗观点有三个要点,萨沃纳罗拉的观点有三个层面,最后施特劳斯的归纳有三点,插入

的二分性断然否定和肯定在流俗观点与萨沃纳罗拉的观点之间。施特劳斯在这里重点引述的是萨沃纳罗拉曾经听见的“此世的聪明人”的“彼此争论”，让我们想起第一章 35 段提到《论李维》卷二 12 章“戏仿经院学派的论争”（页 62，行 2），在那里施特劳斯恰恰说到，马基雅维利如何用地上的政治智慧取代了诗的寓言（异教神话）和圣经，而且我们已经看到，施特劳斯在那里的注释里展示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与圣经作为权威的对峙。

还有一个模糊的地方，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萨沃纳罗拉的关系，模糊体现在两个细节：1、为什么在说到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萨沃纳罗拉痛斥“此世的聪明人”时随即转换为萨沃纳罗拉自己的说法，而且在注释中对两者的说法不加以区分？2、我们可以注意到施特劳斯表达对流俗看法的不同意见时的笔法：断然否定和断然肯定分别涉及流俗观点的第一和第三点，没有提到流俗看法的第二点，但在转述萨沃拉罗拉的说法时，其中的第二点否定了流俗观点的第二点，换言之，施特劳斯用自己的话说马基雅维利不虔敬，肯定马基雅维利“思考”和“冷静思索”时则是借教士的话来说，尽管这也是施特劳斯的意思：马基雅维利是个哲人（我们在第一章 35 段读到，施特劳斯说马基雅维利思考神学前提）；但为什么施特劳斯在这里要借教士之口来说这一点。现在没法对这两个模糊点作出明晰的解释，目前至多只能说，马基雅维利与萨沃纳罗拉修士的关系相当复杂。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萨沃纳罗拉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萨沃纳罗拉这个人物在全书中累计出场 18 次，频繁数仅次于李维和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出场还多。为什么？这倒不难理解，因为他是基督教的代表——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是多米尼克会修士，29 岁那年（1481 年）到佛罗伦萨布道，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产生了相当

的政治影响，1498 年被绑在树桩上烧死时年仅 46 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六章提到过他）。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第一章中，我们知道，萨沃纳罗拉出场两次，在第二章中仅出现一次（页 72，行 5），在第三章则出现 5 次，两次见于正文，三次见于注释（页 234，注释 161 倒 5 行，与这里的引文第二篇相同；页 249，注释 181 倒 7 行，与这里的引文第 36 篇靠得很近，第 37 篇；页 261，注释 189，与这里的引文第 36 篇相同）；在第四章出现了 9 次（3 次正文，6 次注释）。从第三章萨沃纳罗拉出场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得知一点关于他与马基雅维利关系的线索：1、页 93 那一次（二段行 6），施特劳斯说，萨沃纳罗拉在马基雅维利笔下“以新阿摩司或新摩西的面目出现”，“沿袭仿效圣经的先知们曾经从事过的事业”，重要的是“新阿摩司或新摩西”这个面目；2、页 124 那一次（倒 10 行），施特劳斯说，当时的思想者并非都追随古典主义者，也追随萨沃纳罗拉，这就有可能在暗示，马基雅维利也追随萨沃纳罗拉。这一点在随后的 261 页的注释 189 中得到证实：施特劳斯在那里说，“马基雅维利可能会同意萨沃纳罗拉”——这样一来，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一自然段的最后那句话“他们是 falasifa 和阿威罗伊分子”，就别有一番味道了：这是否分别指的是马基雅维利和萨沃纳罗拉？

最后回头品味这一自然段第一句话下的注中引述的费希特的话，并与这一段最后一句连起来看，我们会感到自己的目光有所不同了——如果我们从这里再往回看，从阿威罗伊分子到费希特是不是贯穿着一条红线呢？甚至再往前看，看到少数人不能做到不该说的不说——现在也许能明白施特劳斯的笔法：1、那段关于少数人的引文没有归在歌德名下，而是用浮士德对瓦格纳说，引文之后足足过了一个分句才提到歌德的名字；2、在正文中，我们看到施

特劳斯礼赞歌德，可是在这句的注释中，却提到歌德赞同马基雅维利的核心观点，从而像个马基雅维利分子——这样一来，第二自然段结尾的“阿威罗伊分子”到歌德的线索也通了（歌德深受卢克莱修影响，《浮士德》第二部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从马基雅维利到歌德（以及注释中的拿破仑），这就是启蒙从其历史开端到顶峰的全幅场景。

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从亚里士多德来读《圣经》，是经院僧侣学人开的头，萨沃纳罗拉正是这样的人。换言之，在近代启蒙这一历史戏剧中，萨沃纳罗拉是个重要角色，他和马基雅维利都是启蒙的肇兴者，而且马基雅维利还很有可能是跟他学的——不妨读读第三章最后一句话（页 265，行 2 以下）：

马基雅维利与大传统彻底决裂，发起了启蒙运动。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这场启蒙运动是否名副其实，或者，它的真实名称是蒙昧蛊惑。

为什么施特劳斯要用这句话或者这样的话来结束第三章？倘若与第一章的结尾对比，我们会得到什么启发？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想一个问题：什么是“施特劳斯的方法”？细读文本不是施特劳斯独有的方法，好些古人都这样读，尼采也强调这样读。所谓“施特劳斯的方式”是从宗教与哲学、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来看思想史和著作史，但宗教与哲学、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史的基本问题，施特劳斯不说我们也知道，施特劳斯的特点何在？在于两个要点：1、既不认为两者可以融合（基督教经院派传统、犹太教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也不认为两者彻底对立到拒不相干（各种宗教神秘派），而是两者缺一不可，进而构成有效的张力；2、哲人当敬重宗教（及其启示）的政治作用，把政治看成宗教，或者把宗教看成政治，并

把这一点视为哲人的道德问题。说马基雅维利不是异教徒的根本理由就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单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政治，而非像异教哲人那样，从宗教来看政治。启蒙运动是以少数人的败坏为标志的；因此必须恢复另一种启蒙传统：苏格拉底式的启蒙（针对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启蒙）。中国的少数（读书）人所面临的历史性的生死攸关的抉择是：要么学习西方近代的启蒙从而学习败坏自己，要么接受苏格拉底式的启蒙，以古典诗学涵养自己。